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六

左史諫草　　　　　詔令奏議類二 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左史諫草一卷宋呂午撰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官至進士起居郎右文殿修撰知漳州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凡奏議六首後附其子沆奏議一首後又附載家傳詩文之類最後載呂氏節文事皆因家傳

附編者也午兩為諫官以風節自勵知無不言理宗嘗稱其議論甚明切又謂其論邊事甚好此六疏皆理宗嘉熙二年所上雖篇數無多而宋末時事頗可考見其論宋宰相臺諫之弊尤極詳懇其子沆一疏并方回所為午及沆傳亦多與宋史本傳可以相證回稱午文集名竹坡類藁是午本有全集而今佚之茲六疏蓋存於散佚之餘者其他遺文則

之鼎來持其機而使是安之無變則亦繫乎陛下恐懼之心兢業不替而已此心或替則禍福安危猶未定也處福如禍處安如危恐懼常存驕怠不作則上倡下和如綱舉目隨自宰執而達之百僚自朝廷而達之邊鄙規模可定而人心可一要害可據而武備可修有所不為為無不成不惟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敵如我何哉惟陛下留神臣不勝至幸

貼黃

不取尤可惜矣此臣之所謂當取者有四也且州郡之
有公庫葢供州郡之公使而今也不然多其撥入之門
專為私有之計有自軍資而撥入公庫又自公庫轉入
宅庫者矣有旬撥一料或二料又有旬撥三料者矣名
曰公使實為私藏國用方闕急而臣下乃若此是可無
以痛革之乎州縣之有將迎固有州縣之定例而今也
不然當其交承之時每有遷瑕之望備堂送具有增無
減吏卒借請越例倍支一番將迎為費繁重國用方闕

急而臣下又若此是可無以劑量之乎廉士之居官有一無所須者有不蓄南物者今之為州縣者不然自其始至便萌私辦之心吏輩逢迎導以私辦之術即其官下之所產公然科買而不疑價值雖償無非移盜於官錢公吏作獘往往白取於百姓科買不已物價遂高其為害不細也古人之於民使之必以暇時而所使者無非公使之必以佚道而所使者初非私今之為州縣者不然衣服器皿凡可以供私家者無一不興造百工技

此主人一日赫然大加懲治則外可以救火佃之飢寒內可以濟一家之窘迫矣臣望聖慈亟下此章曉諭州縣凡夏稅秋苗溢額之折錢酒息稅契倍收之數目明置簿曆量資公支餘悉上之朝廷以助軍須支遣酌其多寡之數立為等第之賞或減磨勘或轉官資或不次遷除或加恩子弟如猶私有尚務欺謾則臺諫監司覺察案劾都吏典押亦重施行至於公庫收支於國何補臣以為當姑與罷廢少俟國用寬裕然後以漸復之將

虛度治功所以不立而微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容已於言也方今外患未息國步方艱陛下宵旰靡遑虛懷無我冀一聞於至論宰輔寢食俱廢敝精竭神期洪濟於艱難而士大夫不能一心以維張國論勠力以共圖事功胥中各險於山川語下互生於矛戟九重之聽之也罔知所適從四海之聞之也益加於皇惑事之小者尚不可望其有立功之大者抑何望其有成臣恐楮弊秤提之以漸此平穩而可行者也及將以求快意而變

矣和戰備守之相為用此斷斷不可易者也又將以立偏見而搖矣當人才乏使之時欲從事於舍短取長之說未必不又以罔功為言而易之當財用窘匱之時欲從事於稽考措置之說未必不又以生事為言而已之凡事如斯日復一日天下不復有可為之事事功不復有可成之期豈不大可惜哉揆厥本原端由士大夫之心不能以和平是以議論之多不能以歸一也臣竊思之天下之事其始也不厭於多議其終也必貴於有以

主其議始而議不多則無以反覆講明而求真是之歸終而無所主則無以果斷力行而期事功之濟是必羣工百執事聚而議於下陛下與二三大臣相與主其議於上不責其議之全利而無害而推擇其議之害少而利多見之也明行之也果不輕狥而輙變不乍為而遽已則其成也有候而其末也無憂矣商鞅不足道也猶能堅持示信之說以贊孝公而卒以强秦范蠡未足多也猶能堅持驕吳之說以贊勾踐而卒以霸越孰謂以

自有之天下乃泛泛而無所主以危廹之事勢乃悠悠
而不早圖哉王猛之遺麻思也及暮而符已下出闗而
郡縣皆已被符韓滉之遣何士幹也歸家而薪米已羅
門登舟而資裝器用無不周備安有使一人則遲留而
不果行舉一事則牽制而不能決者故夫主議者有定
力則士大夫之心不容於不和平而天下之治不容於
不興起矣一得之愚惟陛下幸裁之臣不勝惓惓
貼黄

說下之省部檢照已行免令納銀仍舊用會小寬民
力以固根本臣不勝至望
戊戌七月二十三日奏為應天莫切于至忱至忱
莫切于自反欲望聖慈盡恐懼修省之實區處
淮之流民施行蜀之鄉丁奏聞事伏候敕旨
臣嘗觀漢武帝以災異之變何緣而起為問董仲舒對
以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

畏靜慮澄思而形於言曰吾用舍賞罰有未當歟政事
號令有未信歟聽言從諫有未行歟綏內禦外有未備
歟抑吾心志念慮有未正歟起居飲食有未節善歟宮
庭屋漏之中左右前後之際猶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者歟不然何災異頻仍而又重如此也事事悉加省察
不敢自恕自矜辭切而意忱文舉而實至表裏洞徹意
嚮宣明羣動為之皆新萬務由之畢理天心不格臣不
信也否則無事虛文未知宋璟之言臣恐傷敗乃至將

肆沮抑時項容孫上疏迴避公行殿中御史同在言路
容孫娶上涇呂氏女於公從姪嵩之俾容孫公欲撼公
去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王瓚者不樂
公好喊鬧除瓚為右正言十月五日也公嘗彈瓚之姻
家史洽嵩之欲激令瓚與父交攻公即日出靈芝寺迴
避理廟親洒宸翰呂某求去朕已降旨不允可令都司
諭旨仍於宸翰已字旁添一先字以示意嵩之見上眷
如此不得已方委都司官校正韓祥都承陳一薦二人

挽公入關嵩之又自作簡調停公謂臺諫既出無再入之理與二人相持一晝夜二人謂既出再入有例宜自奉君命還臺再入文字求去上終不允言路同官乃請約王德成先詣公廳謁見德成瓚字也杭人為嵩之客尤兇悍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一日省劄臺諫不許受短卷同官皆備榜客位公獨奏爭短卷固不可盡信若不受短卷即是塗臺諫耳目非天子所以寄耳目於臺諫之意既出人皆謂然嵩之銳意行經界州縣一付

刊行類卷行世可考竹坡者公所至種竹以名其燕居
也公之文有類蘇者字亦如蘇有全類考亭者視葉適
之文刻而不典異矣詩不多作雖不專祖江西與四虛
劉克莊之詩畢而陋霄壤矣元祐人才非不盛而符觀
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
才而世運愈衰不可藥如文公如真魏如公以伲遠清
嵩消之也大抵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臣消之消
人才所以消世運至於賈似道則運無可消而有所歸

矣自公之廢以庸繆汙鈞軸如謝方叔丁大全者比比
公平生所敬獨徐參政清叟董丞相槐令子師尊之程
丞相元鳳同里同經後公二十一年生相友善公身後
除右文殿修撰知漳州四年丙辰春旨守本官職致仕
以生存出命董在政府為之也官至中奉大夫歙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後贈通奉大夫是年正月喪至馬
城九月歸葬岩鎮子一人沆長女所適巴書次女適迪
功劉泳孫五人見流傳文集未刊行藏於家公夫人之

家祝二居士景先者生男女十四人梱宻汪公敕之内曰大五姑是生作礪子行第一從也作礪之内曰五十五姑是生義端義榮義和吏部朱文公松之内曰五姑是生文公皆孫行第二從也公之夫人曰三娘曾孫行第三從也祝穆和甫文公表弟之子撰方輿覽勝公為之序穆子洙監文思院以公為師合更謁論曰宋之天下以臺諫與亦以臺諫敗宰相不肖以臺諫去之易也不然則如蘇軾所云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然則臺諫

監簿呂公家傳

公姓呂諱沆字叔朝左史右撰知郡開國先生子也開禧元年乙丑十二月九日生後左史一日紹定六年癸巳明堂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丙申銓試第一人授廸功郎台州黄岩縣主簿嘉熙元年丁酉十月左史除監察御史依條改監西京中京中嶽廟次任總領湖廣江西西京財賦所準備差遣所總領者賈似道也似道貴妃弟年少狎遊不肖於錢塘門西葛嶺聚博挾妓罔所

不為理廟知之怒丞相喬行簡亦怒除似道太府寺丞
欲與易右班而丁酉似道請行漕舉戊戌假手登科常
丞權郎軍少升監駸駸顯要行簡拜平章終不能行似
道換右之議以似道懇禱孫德之為地也或謂理廟欲
臺諫論似道而似道深交公於西馬城之寓宇偽為敬
憚冀裹言免臺評者於是似道庚子歲虛除廣西憲倉
不赴改江淮都大坑冶公事年二十八乃丞相史嵩之
陰媢貴妃交結固位之所為淳祐六年辛丑四月似道

除太府少卿湖廣揔領年二十九而天下之敗根於嵩
之之此除公長似道八歲在幕已即有隙似道有湖上
所愛女冠囑公為致之鄂渚公婢有道士裝者似道疑
公自取大怒將殺公徐知不然而左史再除監察御史
公再任中嶽乃已左史甲辰出臺立螭以憂歸里遂不
復仕公之再任中嶽也丁母祝氏夫人憂尋改知臨安
府於潛縣壬子父子同閒居九年矣乃迎左史之於潛
淮西總領趙與陋辟充本所主管文字乙卯十二月左

史巖於金陵護喪由城西歸葬岩鎮董丞相槐公師也
程丞相元鳳里人也二公相公皆居憂服闋戊午請兩
浙漕解似道入相通判婺州權郡護浙東提刑司印特
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特差充行
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護浙西安撫司印
登朝歷四轄六院之文思癸亥行公田初欲行之東南
諸路謂可免和糴魏臨安克愚當奉行陰疏七不可遭
重劾乃僅行之浙西六郡甲子七月彗星出公稟似道

札乞罷公田還元主咸淳四年戊辰九月輪對又言易新佃改莊官不便不若責付元賣田主歲自抱租運納會子起於孝廟用四川紙印造一貫準銅錢七百七十足會價終不及此數端平初十五界十六界並行鄭清之相驟廢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準六界之二而物價騰湧會價新者與舊價俱落至欲履畝收楮為之大罷嵩之廢十六界行十八界以準十七界之伍而十七界僅直銅錢五十文十八界直二百五十文庚子至甲子

論與建昌軍仙都祠似道所以待士大夫皆若此德祐
元年乙亥三學上書伏闕訟公屈名赴行在公不復出
似道殛死而國亦隕矣公師參政清叟董丞相槐皆尚
朱文公之學理廟致毋不敬座右銘用止字韻朝臣賡
詠清叟思止字欲用經語公曰拜手颺言緝熙敬止可
不可乎清叟喜用以繳進稱旨赴總幕過長沙槐為師
問性與天道章公以文公語答槐大喜即送薦剡謂旅
中不必謝啟可徐附來公翼旦袖啟謝座客五十餘人

槐讀舉警句稱之又益大喜在總幕漕使陳登得公古詩一即兼昇大小二狀岳鄂王飛金千兩朝廷以鎮庫前政以金質制司米餉軍米歸制司而金不歸總所前後紛競公細閱舊牘書擬制司孟珙見之謂敷析明白歸金而奇公再為中獄過吳門吳丞相潛時為守與行部監司交惡嶄囑公侍旁一言願兩劾罷嶄居餽百金公荅為人子未嘗預外事謹不出使者峻却之以清介知名自此始得地杏城葬母祝氏夫人旁近古墓之後

以元臺宴治湖山陽與陰奪雖一郡不得試閒十四年
鼎命惟新又閒居十年公可謂屈矣然壽八十一大節
可垂無窮則天之所憂公者於此亦未嘗不伸也歟贊
曰彗星之變公言公田還以予民福豈不繇官漁吏蠹
更張廟田公謂不可以此獲譴瓶楮芝楮並行於時忽
廢瓶楮一貫三芝新之未幾自厭其腐公謂不可以此
取妒未有宰相出宅郊闈柄臣傲主治遊湖山左右妓
肘豈調鼎手公謂不可以此獲咎父歸言路唆却私書

監簿家傳